

徐悲鴻外傳 (十)

廬山縫補感情裂痕

● 戚宜君

患難妻子不復存在

民國十九年（公元一九三〇年）寒假來臨前，蔣碧微方才帶着孩子們回到南京，無限歉意的告訴丈夫遲遲未歸的原因，是要等待姑母安葬，不能養老，也得送終；姑母一生照顧老的，撫愛小的，為蔣家盡瘁一生，作晚輩的自當有所回饋啊！

這些道理徐悲鴻比誰都懂，但沒有妻子照顧的丈夫，在情感上有所波動，作妻子的似乎也應該有所諒解才是；只要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的情感，更重要的是對妻子無所隱瞞者，尤其能表示丈夫的磊落作風，以及對妻子的愛情不變。徐悲鴻就是根據這樣的理念，當天夜裏在枕畔細語中，把近數月來與孫韻君的交往情形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蔣碧微，只是保留了「臺城夜月」的那一小段。

蔣碧微是一個聰明絕頂，見過世面的大家閨秀，又是一個爭勝好強，頗具心機的時髦女性，表面上不動聲色，實際上却如五雷轟頂；心中充滿了委屈和傷感，實在無法遏止悲痛的情緒，於

是一句話也沒說而暗自欲泣了起來。

徐悲鴻反覆解釋：「她只是個小女生嘛！着實是才華橫溢，純粹是師生關係，妳已經回來了，我想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。」

蔣碧微心裏想的却是：「她只是個小女生嗎？我同你情奔日本時不也就是這樣的年紀麼？」因此，不管徐悲鴻如何解釋，甚至鄭重許下諾言：「讓我們設法再到外國去，遠離眼前的一切。」仍然無法祛除蔣碧微心頭的疑慮與情感上的委屈。

平心而論，徐悲鴻此番的情感波動，比起蔣碧微在巴黎期間的放浪形骸，以及回國後的情感走私，頂多也不過是平分秋色而已；然而蔣碧微却執着的認為：「也不想自己是什麼出身，稍微有點名氣，便忘了自己是誰？豈不令人可恨！」從基本心理上，蔣碧微始終覺得：「我不計後果的選擇了這個鄉下窮小子，是他天大的造化；我的越軌犯禁多半是爲了開拓他的人際關係，而他的情感波動，純屬可恥的生理慾念。」這種立足點不平等的想法，遂使兩人的婚姻生活產生了結構式的莫大危機。

轉瞬寒假來臨，徐悲鴻仍然天天到學校繪製他的另一幅傑作，定名為「九方臬」，是取材於「列子」中的一段故事。大意是說春秋時代有一個名叫九方臬的人，很有相馬的本領，而伯樂更是一位能識千里駒的相馬者。有一天，秦穆公對伯樂說：「汝年事已高，兒孫中可有繼承衣鉢者？」伯樂嘆息道：「吾子孫中有能識馬者，但沒有能識千里馬者，但吾友挑菜伙九方臬能識千里馬，本領不比子遜色也。」

秦穆公便命九方臬爲他物色一匹千里駒，九方臬巡行各地三月，終於相中了一匹黑色雄馬，向秦穆公覆命之時却說成是一匹黃色的雌馬。秦穆公大失所望的對伯樂說：「九方臬連馬匹的顏色及雌雄都分不清楚，如何能識得千里駒啊！」伯樂却答稱：「大王有所不知，九方臬在觀察馬匹時，是見其精而忘其粗，探其內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，不見其所不見啊！」秦穆公命人試乘該馬，果然是一匹日行千里的神駒。

人人都知道徐悲鴻擅長畫馬，在他的筆下都是奔放不羈的野馬，從來不戴繮轡，惟獨九方臬中的這匹黑色駿馬，昂首嘶鳴，揚起蹄子，狀至

(十) 徐悲鴻傳外

歡欣，却例外的加上了繮轡。有人問他這是為什麼？答說：「馬也和人一樣，願為知己者用，不願為昏庸者制。」

徐悲鴻在家裏備受冷落，就像是一匹加上了繮轡的馬，感到混身都不自在。有一天花了三十元法幣買得了一顆名貴的鷄血石印章，高高興興的拿給蔣碧微觀賞，蔣碧微却冷冰冰的問道：「多少錢哪？」一聽說花了三十元，蔣碧微哼了一聲說：「這不就是我們全家一個月的生活費嗎？」於是揚手擲了出去，不偏不倚的正好擲到了痰盂裏，徐悲鴻好不心痛的撿了起來，印章已經摔破了一角。

第二天蔣碧微便到南京最大的一家綢緞莊，定製了一件閃着金色花紋的絲絨旗袍，同樣的也花了三十元法幣，並頤指氣使的要徐悲鴻為她畫一張穿了新衣的油畫肖像；徐悲鴻默默的移動着畫筆，心裏想着，那個與他共過患難的嬌妻已經不在了，眼前的這個女人實在令人難以消受。

台城月夜愛情曝光

就在徐悲鴻夫婦的情感陷入空前低潮的當兒，友人盛成與歐陽競无相偕來訪，蔣碧微雖然心中充滿怨氣，但在人前尚能保持「一如平常」的狀態。坐談良久之後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一同前往中大藝術系去參觀徐悲鴻的近作；當徐悲鴻正在對友人意興飛揚的介紹他繪製完竣的「田橫五百士」，及正在繪製中的「九方臬」時，蔣碧微却發現了徐悲鴻為孫韻君所繪的工筆畫像，還有那幅情緻綿綿的「臺城月夜」，遂不動聲色的取了

下來，交給一位藝術系的學生送往家裏。當天晚上並向丈夫聲明：「凡是你的作品，我不會把它毀掉，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這兩幅畫最好不必公開。」

春季開學以後，徐悲鴻忙着授課及繪製自己的巨幅創作「九方臬」，忙忙碌碌的難得在丹鳳街的家裏看到他的踪影，即使他回到家裏，夫婦兩人也無話可說。蔣碧微認定丈夫是在陷入「師生戀愛」的泥淖，完全不顧自己的身分和地位，以及對妻子兒女的責任，簡直就是自我的摧殘及糟蹋，不知伊於胡底？作妻子的一天到晚都在痛苦的煎熬中渡過，作丈夫的却感到「只不過是愛重伊人的才華而已，何必看得如此嚴重！」

正當蔣碧微倍感孤立無援時，宜興老家突然來了兩位佣人，也就是在蔣家幫傭多年的劉媽和她的女兒同弟；因為同弟自幼就許配了人家，男方未成年而夭折，這年同弟已經十六歲了，對方聲言要搶親，想把同弟改嫁給第二個兒子，劉媽一急就帶着女兒到南京來投奔大小姐了。

原先還担心大小姐會不會收留她們，不料到了南京，大小姐喜出望外，劉媽與同弟從此便在南京住了下來；劉媽掌理廚下事務，同弟負責照顧伯陽及麗麗，蔣碧微一下子輕鬆了起來。想到她們母女夜晚在客廳打地鋪總不是長久之計，因此積極想要建造一座屬於自己的住宅。

這時是民國二十年（公元一九三一年）的春天，也就是北伐成功以後的第三年，南京是國府所在地，為全國首善之區，各項建設都在蓬蓬勃勃的展開，想要建造一座理想的宅院，首先必須

找到合適的地皮才行。

經過友人的穿針引線，在市郊高門樓傅厚崗找到了十幾畝地皮，早先是人家的墓園，年湮代遠，已呈荒廢狀態，雜花野草之中尚有幾座荒塚，有兩株枝幹高大，葉如華蓋的大楊樹，亦城亦郭的地段，環境十分幽雅。蔣碧微非常滿意，向吳稚暉借了三千元，買下了其中的兩畝，餘下的部分便遊說郭有守、段錫朋、陳泮藻、楊公達和李曉生等一些友人買下，有計劃準備構築新居。

時序到了夏天，孫韻君再度投考中大藝術系，學科仍然不够標準，術科的繪畫却蒙徐悲鴻破格的給了一百分，因而便獲得了正式的錄取；蔣碧微聽到了消息，立刻便有大禍臨頭的感覺。

蔣碧微心想：滿指望丈夫能够懸崖勒馬，迷途知返；誰知他居然是變本加厲，執迷不悟。孫韻君考進中大藝術系一讀便是四年，朝夕相處，後果真是不堪想像。於是蔣碧微再也無法忍耐，向丈夫提出抗議道：「那有繪畫滿分的，你這樣的不愛惜自己羽毛，不畏人言，究竟爲了什麼？」

徐悲鴻也不甘示弱的說：「考試給分是學校的事，你還是少管爲妙！」

蔣碧微毫不留情的再加緊逼道：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不必再加搪塞，請你實踐諾言：辭職，出國。」

徐悲鴻氣急敗壞的說：「辭職就辭職好啦！你以爲我在戀棧什麼？」說罷伏案振筆疾書，旋即往蔣碧微的懷中一擲，冷冷的說：「你去送給朱家驊校長吧！」

當晚是郭有守與楊度女公子的結婚喜宴，徐悲鴻與蔣碧微趕去參加，兩人心情惡劣，但表面上還要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；幸好男女賓客分別聚談，後來也就順勢分桌而坐。宴席未終，徐悲鴻推說胃痛難耐，先行離席而去，撇下了蔣碧微直到席散，才由謝壽康與徐志摩送她回家。

回到家裏，劉媽迎了上來，說是先生剛才才回來，拿了一隻小箱子，一句話也沒說便出門走了。謝壽康與徐志摩愕然道：「爲何帶病離家呢？而且還帶了行李？」

蔣碧微支吾了一下，但是她心裏明白，丈夫是負氣離家出走了。回憶民國六年（公元一九一七年）初夏時節，不顧一切的與徐悲鴻情奔日本，整整十四年來，雙雙同甘共苦，有辛酸也有歡樂，如今竟然爲了一個莫須有的黃毛丫頭，拋下妻子兒女離家出走，何其忍心乃爾，不禁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

一場齟齬離家出走

徐悲鴻拎着簡單的行囊，負氣離家出走，先前本來沒有什麼目標，遂在下關車站附近的一間小旅館內住了一夜，翌晨即搭乘早班火車前往上海。

按照徐悲鴻的想法是：這些年來蔣碧微的驕縱個性，矜貴習慣，處處佔盡上風，使床頭人憂煩苦惱，最近又變本加厲，施展出吃醋酸酸的本能，實已使人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。

雖然在徐悲鴻與孫韻君的師生戀被蔣碧微發現之初，徐悲鴻曾經斬釘截鐵的鄭重表示：「我

從來沒有想過要跟誰離婚，要跟誰結婚。」但是事隔未久，言猶在耳，此刻抵達上海，下榻邵洵美家裏，却認真的考慮想要同蔣碧微離婚了。

丈夫居然離家出走了，這對爭勝好強的蔣碧微來說，簡直就是一項莫大的諷刺與侮辱，意味着丈夫充滿憤怒與怨懣，厭倦了她，也鄙棄了她；夜闌人靜，孩子們已經入睡，四週闐無聲息，淒涼與悲愴像是惡魔般的幾乎要把她圍囿吞噬，然而她所承受的壓力，並不到此爲止。

兩天後，蔣碧微收到了徐悲鴻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，大意是說已經無法與伊人共同生活，警句云：「吾人之結合，全憑於愛，今愛已無存，相處亦已不可能。此後我按月寄你兩百金，直到萬金爲止。兩兒女由你撫養，總之你亦在外十年，應可自立謀生也。」

蔣碧微讀信後心如刀割，淚水簌簌而下，然而面對丈夫的同事、朋友、學生及親戚、鄰居的關懷詢問時，又不得不賠上笑臉，用謊話來加以搪塞；惟獨對於謝壽康，實在無法隱匿實情，只好將半年多來的種種變化，盡情加以傾吐。

前往廬山南昌小憩

謝壽康以老大哥的身分，責無旁貸的跑到上海把徐悲鴻訓斥了一頓，無奈徐悲鴻執意不迴，迫不得已，乃建議他趁暑假之便，何妨往廬山小遊，並可在牯嶺陳散原的豪華別墅中落腳。

謝壽康的打算是先慫恿徐悲鴻前往牯嶺，再勸說蔣碧微帶着孩子上山，在山明水秀的環境中，雲環霧繞，層巒疊嶂，一切的紅塵俗事，自可

迎刃而解。

陳散原的六公子賓格，是徐悲鴻夫婦在德國柏林就已結識的好友；八公子登格在巴黎時，彼此便過從甚密；徐悲鴻對於廬山風光嚮往已久，經過謝壽康提醒，遂決定前往廬山一遊。

說走就走，搭乘江輪溯長江而上，抵達九江時未即上山，反正暑假尚長，一時興起，遂轉往南昌去也。

南昌故郡是歷史名城，古名「豫章」，又名「洪州」，錦江與贛江都經由此地注入鄱陽湖，北連豫壤，西接荊州，形勝之地，向爲兵家所必爭；東漢末年劉繇據此，南宋初期韓世忠屯兵禦敵而迭獲大勝，元末陳友諒銳意經營洪都，清季洪揚之亂，曾國藩在此浴血苦戰多次。王勃讚云：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荆蠻而引颶越」，誠非虛語。

徐悲鴻到了南昌，藝文界立即爲之轟動，是有聲望的藝壇人士蜂湧而至，排了次序邀宴這位聲名鵲起的藝術大師，並陪同參觀洗馬池、青雲埔、佑民寺、百花洲及滕王閣舊址，而徐悲鴻比較注意的却只有年輕的畫家傅抱石與雕刻家范振華。

看到了自己的影子

傅抱石當時尚在埋頭苦畫階段，出身寒微，南昌城內尚無人知道有這號人物，但是徐悲鴻看過他的衆多作品以後，驚異於他豐富的創作領域，更欣賞其橫溢的天生才情；曾經親自至其住處，欣賞其全部作品，並傾心予以指點，更專程至省

府向當時的熊式輝主席大力推薦，提攜後進，不遺餘力。

傅抱石當過學徒，做過製傘工人，也擔任過小學老師；幼時他家的附近有一間裱畫舖子，不乏名人書畫，他便經常前往觀摩、默記；也常到鄰街的一間書舖去站著閱覽，加上就眼見的實景加以描繪，遂成為無師自通的畫家。

傅抱石的出身及遭遇，與徐悲鴻有諸多相似之處，從傅抱石的身上，徐悲鴻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因此基於認同與憐才的心情，便決心要幫助這一位難以突破瓶頸的有志青年。

如果要幫助傅抱石，必須讓他接受正規美術教育，更重要的是要送他出國留學，藉以擴大眼界，接觸世界藝術，方可更上層樓，深入藝術的堂奧；遂硬著頭皮去見熊主席，得以獲得留學日本的機會，這對傅抱石後來的成就，有著決定性的影響。

雕塑奇才緣慳一面

徐悲鴻在遊覽青雲埔時，無意間發現了范振華的雕刻絕藝。青雲埔在南昌順化門外十五里，是一處著名的寺觀，唐代有仙人在此鑿洞修煉，明末八大山人避亂來此隱居，院中有一棵高約五丈的大桂花樹，枝葉繁茂，秋來桂花開時，香聞數里。

八大山人是明代宗室後裔，生不逢辰，國亡家破，乃將滿腔憂鬱寄情山水之間，足跡遍及宇內名山大川；畫幅千變萬化，超凡脫俗，率皆蓋上他的一方石印：「搜盡奇峯作畫草」，後世對

其尺幅寸簡都十分珍視。

青雲埔寺觀中，藏有八大山人之遺像及墨寶，殿中供有八大山人的雕像，神采飛揚，栩栩如生，探詢之下，知為民間藝匠范振華的作品。

幾經打聽，才知道范家數代均以雕刻為業，南昌一帶寺廟庵觀的神像，大都出於范家之手；傅到范振華這一代，讀了一些詩書，雕刻技法及人物造形，均有大幅度的創新，已有工匠技藝進而至於藝術創作的領域；木雕人像，狀貌畢肖，贏得不少采聲，徐悲鴻尤其為之傾倒不已。

聽說范振華落魄在城外水觀音殿中，徐悲鴻由傅抱石、廖體元陪同，與冲冲的前往探望，頂着烈日，汗流浹背，適值范振華正在午睡，打着赤膊，橫陳短榻，鼾聲如雷；小徒弟正在一旁打扇，見有來客，連忙以食指封唇，示意不可驚擾其師傅晝寢，徐悲鴻一行只好在廊下等待，久等范振華未醒，遂悵然離去。

據後來范振華語人云：「懶得與這些自命不凡的人物見面，只好裝睡不醒。」然則徐悲鴻對范振華的精湛技藝，却是由衷的推崇，曾在各種場合及執筆為文時多次提及，並大力予以揄揚。

迷上山水樂不思蜀

江西全省的河流，似乎都流入了鄱陽湖，然後向北經九江附近湖口注入長江；徐悲鴻由南昌前往廬山，就是由水路穿越鄱陽湖，經由湖口而達九江。

九江南依廬山，北臨長江，據江湖之口，為襟喉之地。九江古稱「潯陽」，又名「江州」，

在軍事上扼長江之咽喉，為兵家必爭之地。由九江市嚮望廬山，經常在煙雲雨霧中，原因是受到鄱陽湖水氣蒸發的緣故，遂使廬山常年雲封霧鎖，形成峯巒插天，瀑落雲中的奇景。

春秋時代雅士匡續結廬於潯陽南郊山上，人稱其山為「匡廬」。唐代以後，山上佛寺已達三百餘處；南宋朱熹講學白鹿洞書院，四方學者，翕然景從，而廬山又成為儒學聖地矣；晚清時期，西方傳教士在牯嶺築室避暑，現代文明乃躍登山間，之後名流富貴多在牯嶺建造別墅，作為夏季休憩之所。

廬山周圍佔地五百里，奇峯突起，羅列環峙，幽岫峭壁，各擅其勝，山區大嶺凡九重，海拔一千二百四十九公尺的牯嶺，地勢平整，風物清幽，原名「牯牛嶺」，狀似臥牛，外國傳教士在此建屋後，逐漸熱鬧起來，別墅聚落配合天然景觀，實在是一處清幽絕俗的世外桃源。

北伐成功以後，成立「廬山管理局」，加強管理山中名勝古蹟，充實牯嶺各項公共設施，徐悲鴻抵達牯嶺時，驚異於身處高山，竟然能享受到與都市之中毫無差別的現代文明的服務；除了充足的水、電而外，舉凡銀行、郵政、電訊、醫院、教堂、圖書館、運動場、游泳池、植物園、集會禮堂等一應俱全，而且服務品質絕佳，而市街百貨雜陳，餐館、旅舍亦皆頗具水準。

徐悲鴻住進了陳家的別墅，正是農曆八月，算是牯嶺一年之中最為清朗的一段日子，一早一晚僅有飄渺的輕霧而已，雖在溽暑，氣溫一如仲秋氣候。此時山上人家均已住滿，處處是鮮花及

笑聲，加上遊人雲集山上，但却秩序井然，毫無喧囂情事；徐悲鴻好喜歡這裏的風物，也醉心於這裏的氣氛和情調。他心裏想着：要是孫韻君那個小妮子此刻也能來到山上，那該有多好啊！

謝壽康曾經到牯嶺探望過徐悲鴻，邵洵美也曾來山上勸說過徐悲鴻，而徐悲鴻祇是不置可否，看來大有「此間樂不思蜀」的況味呢！

貌合神離依然開心

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婚姻，不但陷入空前的低潮，簡直就是瀕臨破裂的邊緣。

謝壽康、邵洵美先後與陳登恪們研究，有說是夫妻情感的倦怠期，有說是都市生活壓力太大，有說是工作繁重，身心缺乏調劑，共同的結論是：目前徐悲鴻在牯嶺生活得十分愉快，何不讓蔣碧微也帶着孩子上山來，相信牯嶺的旖旎風光，必可有助於其夫妻情感的恢復。

計議已定，由謝壽康委婉向蔣碧微進言，希望她忘却前嫌，帶着孩子到牯嶺與徐悲鴻相會；蔣碧微最初曾經一口回絕，認為如此降低姿態以委屈求全，無寧是默認了丈夫移情別戀的舉動，更助長了他今後肆無忌憚的作風，倘若變本加厲的為所欲為，今後的日子該怎麼過下去呢！

多虧謝壽康苦口婆心的勸說，不妨當作是在山上不期而遇的狀況，能够彼此體諒，當可言歸於好，倘若話不投機，大可拂袖下山，如此這般自可在親友心目中穩佔上風，不論將來如何發展，相信一定可以獲得豐沛的同情。

蔣碧微同意了謝壽康的意見，於是連忙寫信

到宜興，邀她母親前來會合，對外只說是到廬山給年前病逝山上的丹麟弟掃墓，遂於八月下旬由南京搭江輪抵達九江。

由九江到蓮花洞有公路可通，過此即須換乘肩輿，在牯嶺有八公里的山路；循山拾級而登，經十八灣、斗笠樹、踏水河，山徑陡峭，漸行漸高，俯瞰山下，平疇似錦，大江似練，一路泉水淙淙，鳥聲啾啾，空氣清新，使人心曠神怡。至月弓壩再往上走，山徑崎嶇，峭壁懸崖，俗稱好漢坡；愈上愈峭愈陡，稍不留神即有失足墜落千丈深谷之虞。過了小天池即為平坦山路，青松夾道，峯巒疊翠，涼風習習，別有洞天，轉眼之間便到了牯嶺。

陳登恪熱誠的歡迎蔣碧微的到來，徐悲鴻却表現得十分冷漠，為了撮促他們夫妻重修舊好，陳登恪特地擬定了一張遊覽日程表，親自陪同他們四處看看。並強調云：「廬山峯巒之秀奇，巖壑之幽邃，林泉之茂美，算得上是江南第一，豈可平白錯過。」

大家都是高級知識份子，自然不少以市井小民的方式，來彌縫夫妻間破裂的情感，陳寅恪滿以為廬山的好山好水總可以醫治兩人頭頭的創傷了吧！

遊人如織的地方不必去湊熱鬧，專挑人跡罕至的古刹、幽澗、奇峯、飛瀑，悠然來去，隨意徜徉。他們到過大林寺、竹林寺、天池寺、圓通寺、黃龍寺，諾那塔院與蓮池精舍；也到過花徑、白鹿昇仙臺、御筆亭、天池塔、文殊臺、石門澗、仰天坪、三石梁；從而更得睹捨身巖、鐵船

峯、火絛山、香爐峯、擲筆峯、含鄱嶺、太乙峯、大漢陽峯、紫霄峯等雄奇姿貌；尤其是三疊泉及碧龍潭，更使他們渾然忘我的拋却一切煩憂，嘻嘻哈哈的玩得非常開心。

凡廬山之溪泉，大多循崖而瀉，但三疊泉却由巖上懸空下注一大磐石上，熾熾如垂鍊；既沖激石上則摧碎散落，迷濛紛紜，如雨如霧，噴灑於下一級的大磐石上；再匯為洪流，下注深潭，轟轟如萬人擂鼓也。

碧龍潭俗名王家坡瀑布，飛瀑由崖頂下瀉，有如雙龍入水，中橫巨石，上刻「碧龍潭」三字，下有一泓清水，澄澈明淨，為一天然之游泳池。蔣碧微一時興起，竟然首先褪去外衣，僅着蓆衣，在飛珠濺玉的瀑布下沖淋，復躍入潭中游來游去；徐悲鴻深恐有所閃失，護花之念油然而生，遂亦脫去外衣下水。

陳登恪只在崖上靜靜的欣賞這對令人艷羨的夫妻，載沉載浮的鴛鴦戲水鏡頭。心裏想着：這下子可好，畢竟是廬山的聖水，滌盡了她們夫妻的芥蒂，看來已經和好如初了啊！

事實上却不盡然，當天晚上徐悲鴻便曾懣怨蔣碧微不該如此隨便，都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，還絲毫不加檢點的作小女生狀，豈不怕人笑話？

蔣碧微心想：有什麼好笑的，自問尚稱駐顏有術，祇不過是三十多歲而已，正是女人最圓熟的階段，雖然生下一男一女，身材仍然曲線玲瓏，花都回來的大畫家，腦筋居然如此古板，才真正可笑呢！

同床異夢，貌合神離，住在人家裏，當然不便於大吵大鬧，只是悶在心裏，雙方都整了一肚子氣，好在暑假即將結束，中大開學在即，大夥兒也就趕着下山，行前裝作一切已經恢復正常的樣子，陳登恪還着實爲他們高興呢！

斯人憔悴唯我獨醉

這是民國二十年（公元一九三一年）的秋天，中大藝術系註冊上課以後，孫韻君已經正式成爲一年級新生。徐悲鴻在學校裏對這位女弟子格外照顧，除了刻意的加以指導外，每天在公事筭內都帶着一些畫筆、畫紙、圖片或參考書籍，悄悄的遞給伊人；有時參加宴會回來，還會搗些糖菓瓜子之類來討好孫韻君，久而久之，難免會給其他同學瞧見，遂風言風語，傳遍了中大校園。

在校外的許多場合，徐悲鴻時常情不自禁的揶揄孫韻君的天才和智慧，這種「師生戀」加「三角關」的風流韻事，最爲許多偏重刊載社會新聞的報刊所喜愛，於是繪聲繪影，添油加醋，成了南京香壇的花邊新聞，也成了街頭巷尾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。

吳稚暉基於親痛仇快及愛人以德的心情，聽到了徐悲鴻移情別戀的消息，不免爲了搖頭嘆息。遂寫了一封長信，代蔣碧微打抱不平，並勸其愛惜羽毛，不可一意孤行。信中警語有：「尊夫人儀態萬方，先生尙復何求？遠糴糠而慕少艾，終非大丈夫所當爲！倘覺感情無法控制，則避之不見可乎？弟家中亦有黃臉婆，頗亦自足，使弟今日一摩登，明日一摩登，侍候年輕少艾，吾不

爲也。」儘管言者諄諄，然而却聽者藐藐。

在戀愛的亢奮中，巨幅油畫「九方臬」很快的完成了，徐悲鴻又從「書經」中找到了一個題材，描寫夏桀暴虐，民不聊生，商湯率領義師征伐，民衆紛紛的說：「後我后，後來其蘇。」意思是說賢明的領導人來了，大家就得救了，正象徵着當時北伐大軍，底定全國，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，頗具時代意義，許多學生都當了這幅巨幅創作油畫的模特兒，包括孫韻君與徐伯陽在內。

這幅油畫高二百二十六點五公分，寬三百一十五點五公分，畫面上的人物都與真人一般大小。這是徐悲鴻的新嘗試，人物的姿容、神態、衣履，甚至是細微的衣褶及毛髮，均須仔細斟酌，絲毫馬虎不得。

時過境遷，孫韻君的父親孫傳璣早已從監獄中放了出來，窩在安慶閉門謝客，對於世事不聞不問，但對於女兒的事却不能不管。

看到報刊上的花邊新聞，徐悲鴻與孫韻君師生戀已經成爲南京的熱門新聞，深恐女兒少不更事，更不善處理感情問題，難免會造成無法收拾的後果；因此便由安慶來到南京，下榻鼓樓飯店，先召女兒前來訓斥一番，繼約徐悲鴻在鷓鴣寺的茶座見面。因爲徐悲鴻當時已經是名滿全國的藝術大師，而且也沒有實質的越規行爲，自然不能對其大興問罪之師，因而彼此見面，還算十分客氣。

一方是略作矜式性的恭維，一方則小心翼翼的誠惶誠恐，無微不至的伺候顏色，自始至終皆

執晚輩之禮，狀至恭謹。孫韻君的父親說了些發乎情止乎禮的大道理，並提出想要與蔣碧微見面談談的意見，徐悲鴻自然是唯唯聽命，答允在家裏宴請這位來自安慶的貴客。

蔣碧微出身世家，又是見多識廣的時代女性，即使心裏感到窩囊透頂，也只好強裝笑顏；準備了豐盛的菜餚，在家裏招待孫韻君的父親，還請了幾位陪客，熱鬧鬧鬧的忙碌了一天。

徐悲鴻似乎特別興奮。步履輕盈，笑逐顏開；蔣碧微是落落大方，展示出一派大家閨秀的風韻；孫韻君的父親心想：這樣一對郎才女貌的神仙眷屬，似乎不太可能發生感情問題。心裏的疑慮既除，態度也就表現得自然而灑脫；這是一次極其成功的家庭宴會，直至夜靜更深，大夥兒始興盡而散。

送走了客人，蔣碧微百感交集，舊恨新愁，一齊襲上心頭，有說不出的委屈，更有難以承受的悲哀，於是走出陽台，仰望夜空，暗自垂淚。徐悲鴻對於妻子的委婉配合是頗爲感激的；然而感激歸感激，却並沒有懸崖勒馬，猛然回頭的打算。因此，祇是默默無語的把妻子扶回房間，不着邊際的安慰了兩句，沒有歉意，也沒有任何承諾。

這一夜蔣碧微輾轉反側，傷心欲絕；徐悲鴻却呼呼大睡，陶醉於甜蜜的夢鄉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
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